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文書27
C 3

十一年

戊寅二月到

十二月

一

久仰德望今日始接芝
眉溫容靜穆自見
大人氣象但弟未通貴
邦之語而筆能晤心意
為[illegible]教

養浩堂叢書

五號日印

○戊寅二月十五日訪清國公使何如璋副使張斯桂於
芝月界院筆談
○誠一曰始接音容溫如玉知度量寬大誠有大人之氣象
弟未通貴邦之言語又未能筆語悵心意未通暢請教
張斯桂曰弟初至貴國欲得通儒而晤談之不勝幸甚今見
閣下喜溢眉尖又復沖和溫潤更覺慰懷將來多有請教
惜以未通言語未能暢所欲言不無歉仄
誠一曰貴邦與敝國比隣絶隔一衣帶水耳兩國

兩國締盟之初也從此
望益謀其親睦則於
兩國洪福何幸加之

皇帝互遣欽差大臣諮交誼今旨為始而後益親睦互謀
兩國洪福何幸加之
張斯桂曰貴國與我國為貼隣同屬東洋不如西洋之疎
自然親密且本地居民衣服禮義多有相同之處其初必
有自我國來者可知原是一家人也但願自今以後永遠
和好非獨我國之幸抑亦貴邦之福也

誠一曰故米澤藩主上杉侯累世崇聖學元祿初年
新建聖廟行釋奠大興學校名曰興讓館而來二百八
十年國藩奉聖教文運極盛余承乏為教官行
釋菜今錄舊製以乞正
大哉百世之師宗其道原與天地同五帝可六三王四蔑
育萬物德無窮飛者走者有鱗者渾在大德敦
化中聲名洋溢遍華夷律鬱誰不仰其功大

成殿高入肅肅風搖龍旂　香煙燻齊明盛服承祭
祀杏壇陳器犧牲謁誠心格物神所享洋洋來格
如在目嗚呼至聖之德無以言淵淵其淵浩浩天
何如璋曰貴國新設學校以漢學為教者仍有幾
處仕進之途以漢學入選者是何名目請示知
誠曰敝國王政維新新後文物未暇制度未定就
中鄙學政尤屬創業鄙人本意以漢學取人進
仕事以漢學任選方今歐洲學唯取其長以足
國用耳修身道德當推孔聖為第一者哉
何曰貴國聖廟基址極宏宮殿結構亦如中式

又觀傍房屋極多未識可以祖寓否
誠曰聖廟基址政府以時便宜為書籍縱覽所
不許租寓近頃漸漸有興聖廟之論
又曰貴邦與敝國唇齒相持真兄弟之國也近年
西洋氣運汪盛流輪汽車與電線相通消息幾
有釁端開兵端吞噬其時今東洋無事
豈無安逸怠惰哉乎兩大宜以此時益厚交誼
高明以為如何
豈可安逸怠惰以安一日之無事哉
何曰尊論是極刻以西細亞洲論惟我國與貴國形
勢最近文亦宜倍親近貴政府從西法以求富強

貴邦與敝國唇齒相持真兄弟之國也近年西洋氣運方極汪盛火輪舟車與電線並通消息
恐有釁隙便開兵端以逞吞噬今也東洋幸而無事無虞豈安逸怠惰以安一日之無事哉耶
國宜以此時益厚交誼以圖他日也高明以為如何

方漸趾汪盛火輪火車與電
線並通消息恐視乾坤
恐有釁隙動開兵端以逞
吞噬
今也東洋幸而無事兩大
國宜以此時益厚其交誼以積
無謀以月豈安逸怠惰以
東於一日之無事何哉
高明以為何如

亦是彼時〻策惟服制與曆朔二者似爲遏計
頃我國於兵船各制亦事〻講求惟政治之大者如
禮樂文章之類則自有聖教可遵千古不廢者也
賀之高明以爲然否
先刻發郵書恐遞電已遲特遣走卒布告今午後邀
公使館邀請明二十七日午後三四時邀公使到尊府答拜
同來者四五人乞君切勿他出是荷餘待面叙尊此叩請
粟香仁兄大人晨安　愚弟王治本頓首　二月二十六日十時

二月二十九日 張斯桂沈文熒王治本王琴仙來訪

誠一曰寒威未除起居嘉勝奉賀〻今日辱蒙枉顧柴門

生輝但恨無物慰芳懷歉甚慚愧〻〻
張斯桂曰本擬早來拜謁緣公事冗故濡遲至今又因
大久保柱顧傾談久之以致來遲望爲宥恕
沈文熒曰久仰大才今得識荊幸甚倘得常奉教於
君子何快如之
張斯桂曰尊府地位頗好風景亦佳到此頗暢襟懷得有
曾根先生能通漢語更可長談愈覺樂甚
王治本曰蒙枉訪適有事他出失候前日因兩書面復諒
登覽今日來訪緣公使處有客故遲〻

沈曰尊大人年高德劭今得拜見喜見道範欽仰〻〻

亦是被時〻策、惟服制與曆朔二者似為過計、
頃我國於兵船各制亦事〻講求、惟政治之大者、如
禮樂文章之類、則自有聖教可遵、千古不廢者也、
貴之高明以為然否、
先刻芳郵書、忽逆電已遲、特遣走吏布告、今午後[illegible]
公使館邀請、明二十七日午後三四時、敝公使到尊府答拜、
同來者四五人、乞君切勿他出、是荷、餘待面叙、專此即請
粟香仁兄大人晨安　愚弟王治本頓首　二月二十六日十時

二月二十九日張斯桂沈文熒王治本王琴仙來訪

誠一曰、寒威未除、起居嘉勝、奉賀〻〻、今日[illegible]杜顧柴門
生輝、但恨無物慰芳懷、歉甚、慚愧〻〻
張斯桂曰、本擬早來拜謁、緣公事冗忙、故濡遲至今、又因
大久保柱顧傾談久之、以致來遲、望為宥恕、
沈文熒曰、久仰大才、今得識荊、幸甚、尚得常奉教[illegible]
君子、何快如之、
張斯桂曰[illegible]
[illegible]曰、尊公高年、令德、願得一瞻壽星、
誠一曰、我家父今年七十二、願賜壽言、
何氏曰、歸寓當作蕪詞以祝、

謹書元旦試筆詩以乞正　誠一拜
人生樂事貴天倫、把酒團欒祝歲新、垂白老親顏似
玉、古稀添得二回春、

謹依原韻、錄呈栗香先生一敲、
玉屑霏來妙絕倫、談餘扶出白頭新、門庭蔭庇椿
陰茂、長我年華有九春、　弟張魯生艸

錄古稀自賀詩、以呈何張二公使、
七十古來稀、兒孫繞膝歡、一瓢吾樂足、清福是
天恩、　七十二翁一瓢艸

和

一瓢老太爺原韻、并請粲正、
栟酒方流觴、辛盤共薦新、登堂來介壽、扶杖醉
新春、　光緒四年春正月　張魯生未定稿

尊大人年高德劭、今得拜見、喜見道範、欽仰〻
〻、奉和栗香先生原韻、
淵亭嶽峙老人倫、拜謁樽前白髮新、東海仙翁
蓬島住、年〻詩酒醉和春、　弟沈文熒未定草

敬和
一瓢尊丈元韻
珪璋爲國瑞、蘭桂繞階繁、鳩杖東皇賜、優

遊荷主恩　　晩生沈文熒拜稿

擬將歌詠代伶倫把酒歡談款酒新　蘇氏老泉

今得見一團和氣挹長春

步韻奉和栗香大人詩並乞斧正

浙東來園主沾存　東皐草

未諳幸遇高人賜教欣幸之之

誠一曰此蜜柑在貴邦產何地比種敝邦傳來

于雪州

沈氏曰我國黃柑以永嘉爲美今之溫州府屬浙

江省

誠一曰公等奉使東來結兩國之交誼雖則賢勞豈

文不壯乎

所謂任重道遠者乎

沈氏曰方今兩邦和好弟輩奉使得晤諸公沾

世名賢寔社稷蒼生之福也

誠一曰一堂笑歡眞兩國交際未易得之事也肝膽相

照無彼我之別

沈氏曰朝廷脩睦朋友交歡上下同情在此時也

又曰弟雖文士亦嘗從軍塞上

誠曰僕始見琴仙秀才容貌雅頎方知襟懷絕塵自今請

屢被枉顧且弟屋只禮寺久咫漆園兄予久熟交

諳文人之交不必要嚴格任意放懷可也今夜春

沈文熒曰拜讀壽詩甚佳容歸後補作以祝期頤

誠一曰僻邑頗素乏需用僅有野酒山肴而已願獻一
杯以防春寒〻幸甚

沈氏曰主人厚惠謹當領命第初來貴邦諸事
未諳幸遇高人賜教欣幸〻〻

誠一曰此密柑在貴邦產何地比種敝邦傳來
于雲州

沈氏曰我國黃柑以永嘉爲美今之温州府屬浙
江省

誠一曰公等奉使東來結兩國之交誼雖則賢勞豈
又不壯乎

所謂任重道遠者也

沈氏曰方今兩邦和好弟輩貴邦奉使得晤諸公沿
世名賢寔社稷蒼生之福也

誠一曰一堂笑歡寔兩国交際未易得之事也肝膽相
照素無彼我之別

沈氏曰朝廷脩睦朋友交歡上下同情在此時也

又曰弟雖文士亦嘗從軍塞上

誠曰僕始見琴仙秀才容貌雅馴方知襟懷絕塵自今請
屢被枉顧且弟屢欠禮待恕之漆園兄予久熟交
譜文人之交不必多嚴格任筆意放懷可也今夜春

寔〻達觀願飲且詠
王琴仙曰僕抵貴國後淞兄談及盛名如雷貫耳本擬
早叄先生之堂一瞻道範奈俗務縈身有志未逮今日
趨謁得識尊顔曷勝欣幸之至
又曰初謁芸宇又叨佳釀實深抱歉僕一介書生乳石
〻無長技過蒙獎譽益滋慚愧
又曰尊府夏屋渠〻更以優禮待僕等反出此謙言

先生正易所謂謙〻君子也
步粟香仁兄大人原韻　王琴仙拜草
一枝妙筆超出羣倫刪訂史書約法新椿樹屋下
濃蘭甲坼華堂進酒祝長春

誠曰拙稿經張公使竜正否又問尊序成否
王治本曰張大人處尊稿已評定今日忽〻忘
携來擬序未脫稿
誠曰此固望樂府僕用郊音涉〻請諸
王琴仙曰先生之音僕雖不知而抑揚節奏
僕固知〻先生蓋善於謳吟者
公識聽〻
飯笑君家二月我初看　張魯生艸
池曰佳兒狀貌魁梧定是天上麒麟
又曰欽領麈教叨擾佳肴銘感於心謝〻暇日史載有
暇當再暢談此際正宋子京軸簾燃燭修史之時第
不敢敢告辭矣

寒、逢䟽、願飲且詠

王琴仙曰僕根貴國積滯兄誤及盛名如雷貫耳本擬
早登先生之堂一瞻道範奈俗務縈身有志未遂今日
趨謁得識尊顏曷勝欣幸之至
又曰初謁芸宇又叨佳醼實深抱歉僕一介書生孤
之無長技過蒙獎譽益滋慚愧
又曰尊府屋居渠渠更以優禮待僕等足出此謙言

先生必易河謂謙謙君子也

步粟香仁兄大人原韻　王琴仙拜草

一枝明筆出超群倫刑訂史書約法新春樹[illegible]

[illegible]

奉和粟香大人芳韻　曾根俊虎拜

滿室之人皆絕倫訂交詩酒興方新不關避
榮枯事咲醉枝桃李春

酬餘錄博一笑即用原韻　張魯生艸

情深似水有汪倫為勸加餐語語新一事差堪噴

戲笑君家二月我初看　張魯生艸

池曰佳兒狀貌魁梧定是天上麒麟
又曰欽領塵教叨擾佳肴銘感心於心謝謝暇日更載有
暇當再暢談此際正宗子京軸箸燃燭修史之時第
不敢敢告辭矣

○二月二十七日

何如璋曰昨承枉顧快領清譚日來天氣晴雨不時又值

館中有事是以遅候今日造訪喜晤殊慊鄙懷

清國欽差臣

誠曰寒感未除起居安全奉賀々々今日遠路枉顧實失

迎禮請恕之甚

何曰史館中公事忙否每月到館幾次

誠曰史裁未得閑每月休息僅五六日昨年西陲之

亂漸屬治平今又編纂其始末一事終々始生

一事史官之職終身不絶筆

何如璋曰史館編緝用貴國文抑全用漢文自戊

辰以來事務紛紜迄有編成發刻否館中同事幾人

國之多事 此時為甚

古來未有甚於此時

誠曰編集之法原用漢文雖然邦人未盡能讀漢学

故今所編集旁用邦文戊辰以後沿革紛紜為

敝國未曾有之多事聯今漸就緒新著漸將刋行

何曰貴國史例如何有分別紀傳各類否國統一姓

相承自開闢至今亦是佳話

誠曰史例分別紀傳各類如謪敝国帝統一系相承自

神武紀元至今殆三千年雖然敝国未有一定之邦

字中古入隋唐學漢文而來六國史日本史等皆

倣貴國編集體裁以記載時事尚未足供大邦君

子之觀也

何曰頃新定取士之法如何學者進身何階可得聞乎。

誠一曰取士之道未立王政維新之際先取其破舊弊興新法者大抵列朝班而敵國以武建國素乏文學之才漸歟々々

○三月黄訪張斯桂筆談

誠一曰貴邦畫國初功臣在康熙之時乎抑在乾隆之時乎。

張斯桂曰康熙年間已有之乾隆年間集大成也道光年亦有之。

誠一曰国初功臣著明者何人請記其一二。

張曰如攝政王肅王睿親王等類。

誠一曰道光年間功臣即其時代之人乎。

張曰是道光年間之功臣如長中堂齡楊遇春等。

誠一曰紫光閣爲功臣畫像所設乎。

張曰紫光閣在御苑中皇帝引見外國公使此閣成在明代在北京中最高眺望金鰲玉蝀兩个牌樓名也在橋之東西畔

誠一曰頃有一作乞正

纔到花時多雨風恨他芳事太怱〻年華暫眼君看取春在櫻開梅落中

和原韻

張曾生草

二十四番花信風風光駘駛亦怱〻自從醉臥梅花塢又到櫻花滿眼中

○四月十九日訪公使何如璋參贊黄遵憲筆話

誠一曰余始見黄遵憲先生余有具慶老父七十二老母六十六今録近作博一笑

生子八孫雙老親樽前共祝歲華新一團和氣藹然動不獨梅花笑殺春

黄遵憲曰如天之福願視自今以往年〻歲〻捧觴視親子子孫孫綿〻延〻也

我邦以孤立海中數
千年間世上興衰並不
管如所謂東海桃源
不料漢人來窺而未不
復能獨樂桃花豈可
悵……時所勢不得獨免也

誠一曰我邦本是東海之桃源不管世上興衰數千
年何料一朝漢人來此地到此不能獨樂桃花
誠可悵雖然亦是地球上之大勢不得已也
黃遵憲曰貴國獨據名土一姓相承二千餘年蓋爲

我邦孤立海中不知世上興衰凡數千年亦是東海桃源也
不料一朝漢人來窺而未不復能獨樂桃花豈不可悵
豈地球大勢不得不然也

敝國與貴國結盟以今
爲始而學漢文者蓋
隋唐以來連綿不絶
則雖孤立于海中其
制度文物亦得僅
借漢文之德也
增國光者不少
幸福也始得

拜晤于君而後相共討論是非以謀兩國幸福僕之願也

萬國所無、今日之外交亦時勢不得不然、然僕輩
因此而觀其山川之勝、士大夫之賢、政教之良、不可謂非
大幸也
誠一曰敝國與貴國結盟約始于今日、而學漢文
蓋隨唐以來連綿不絶、敝國獨立于東海中、以
貴邦漢文之德、僅得制度文物、增國光、今日始得
拜晤、而後事事講求、相共討論兩國之是非、不無補
益于政治
黃氏曰敝国三国志既稱貴邦文物之盛、風俗之美、
隋唐以来往来較密、深惜當時未及結盟耳、所云

剏度文章以增國光夫則何敢然至今雖參用西制其
規模頗有存者僕輩比來考證古制亦一快事望
時々惠教爲幸

又曰竊謂今日之西學其富強々々術治国者誠不可不
參取而采用之然若論根本聖賢之言千秋萬歲應
無廢時也即如近日尊王之擧論者謂發於賴子成
之推重楠公故其子首建此議是言不爲無因

誠曰比論明確千歲不廢我邦敬神尊君
即千古國教中古孔聖々道由來忠孝々大
義益彰著今日西學唯取其所長以謀富強包

黃氏曰聖賢之理人同此心所謂地々相距千有餘年
若合符節者貴國人亦然不過得孔孟所論蓋明
其理耳僕嶺南人文物始盛亦在唐宋後較々
貴國雖爲同土被聖人々教蓋未之能先嘗竊論
々歐羅巴富強々々法近既及亞細亞孔孟々說將來亦
必總及歐羅巴未審君謂然否

誠一曰近頃聞歐羅巴人頗學孔孟之道未知果
然宗教之道亦以孔學爲第一

黃氏曰米利堅最多留心之近聞頗盛耶穌敎徧及
天下而行之中東兩土輒廢沮者亦緣聖學爲
第一故也歐羅巴人著書頗議敎國而孔孟不敢置
一辭亦可見人同此心同此理也

~~聞貴國櫻桃頗似此花然
吾僕聞貴國如有此花
歌詠之麗蜀之海棠
相同而吟者很不及此
何也或是所謂櫻花貴
國則無之~~

誠一曰先生觀向島櫻花否

黃氏曰前日曾一觀往此花可謂奇絕蓋中土所無朱舜水
盛稱之無怪其然也

聞貴國櫻桃頗似此花僕嘗疑貴國如果有此花
文人之歌詠亦當有之而其稱以比倘及蜀之海棠而
未知及此花何也或是所謂櫻花者貴國則無之請敎

黃氏曰其種實亦似櫻桃楊梅以別之又此土膏腴栽者亦此
故作此爛漫奇觀深惜昔那前代詩人不來此國而歌詠也

誠一曰堂上插瓶之花那人呼椿貴邦有何稱呼

誠一曰近頃聞歐羅巴人頗學孔孟之道未知果
此宗教之道亦以孔學為第一

黃氏曰米利堅最多習之近聞頗盛耶蘇教遍及
天下而行之中東兩土輒廢沮者亦緣聖學為
第一故也歐羅巴人著書頗議敝國而孔孟不敢置
一辭亦可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也

誠一曰先生觀向島櫻花否

黃氏曰前日曾一觀往此花可謂奇絕蓋中土所無朱舜水
盛稱之無怪其然也

誠一曰貴國櫻桃頗同此花樸得疑貴國若果
有此花文人騷士艷稱不啻然而貴國人唯賞蜀之海棠
想應未有此花高見如何

黃氏曰其種實亦似櫻桃想據以別木又此土膏腴栽者亦好善
故作此爛熳者觀深惜者邪前代詩人不來敝國而歌詠也

誠一曰堂上插瓶之花邪人呼椿貴邦何稱呼

黄氏曰是花曰茶花貴邦人名以椿敝國之椿大者至數十
合圍莊子所謂大椿以八千歲為春秋者是樹無花其
葉可食
誠一曰敝国所称茶花其木不大十月十一月之交着花
色有紅白貴邦之椿不着花蓋別種
黄氏曰貴国之椿即茶花其花葉時候皆同蓋同種而
両土異名耳
何如璋曰此昨作游向島和友人句録呈一笑
十里春風爛熳開香雲成幄錦成堆盛遊莫惜詩
兼酒如此花時我正來
誠一曰僕亦昨遊向島有作録以乞大正
萬樹堤櫻齊放葩春風十里最紛華香雲一白茫
無際人在花中不見花
黄氏曰風調絶倫依韻奉和
萬樹千枝花影斜紛紛裙屐亦豪華衣冠詑是西
來法還看儂家懶着花
誠一曰此般西来法頗妙我輩窮措大未到得此佳
境
黄氏曰若使先生蹔臨敝国則亦詑為東來法矣

誠一曰佳讀可絶倒
又曰願得壽具慶々作幸甚
何如璋曰當謹遵雅属第恐詩句不工不足博尊公
一笑耳
黄氏曰頃有他事未及奉陪敢先告辭容暇詣尊
齋再領教也
誠一曰僕近日将刊拙著詩集願先生賜一序
何如璋曰僕素不工文勉強為之恐類佛頭着糞奈何
大著以先睹為快
誠一曰僕少時好作詩及漸壮遭逢國事抛却筆硯殆
将十年今幸得見大方家推敲文字何幸過之蕪稿賜
經大閲并賜大序重于九鼎大呂
何如璋曰當謹遵

六月二日 訪何如璋公使於月界院

○誠一曰前日所願蕪詩一卷今日呈上特請大削

何如璋曰足下必時為詩師何家請一言之

誠一曰家貧不能讀書家僅有千鱗唐詩選一卷而已故未能繙閲古人我鄉有山田蠖堂本有學識詩才不顯於世而亡余師此人詩才不愧賴山陽

何如璋曰賴山陽在貴國其才力文章當為第一使斯人生於今日官之於朝其作用必有可觀

學者宜哉憂由是者所排也獨惜其尤之者不究其學之者而罪其學

至甚曰漢學不為世用致今日之衰頽亦實由之是亦不識本之論

也故余不才亦常以振起漢學為念矣

書中義理是有生人即宜知此義理者故請於學校中課之使愚民稍知義理中有所主斯不為雜教所惑即漢土文章詩賦之流好者學之不好者不必學無關得失也緣有生人無論欲為何等事業均須識字欲識字必須讀書讀時授以四書稍為解忠孝仁義之旨隨後視其材質所近學為技學為工學為各藝因而造就之則有本有末國家之人才用之不盡矣是讀四書固有益於新政而無流弊也若別立漢學名目則恐阻之者多轉有所不行矣卓見以為如何

誠一曰趨邪漢學之風大陷惡染全不為政治之用
或為談論時勢之柄或為嘲弄風月之具副道德
政治之妙理已屬漢然憂世者惡漢學有故也所
恨唯罪漢學而不罪讀漢書者之病根一概論曰
漢學不為世用而致衰頹之今日者深慨之須与
同志類建振起漢學之策
何如[illegible]曰尊論誠然第鄙見不必別立漢學名目如學
書中義理是有生人即宜知此義理者故請於學校中
課之使愚民稍知義理中有所主斯不為雜教所惑
即漢土文章詩賦之流好者學之不好者不必學
無關得失也緣有生人無論欲為何等事業胸
須識字欲識字必須讀書讀時授以四書稍為解忠
孝仁義之旨隨後視其材質所近學為技學為工
學為各藝因而造就之則有本有末國家之人才用
之不盡矣是讀四書固有益於新政而無流弊也若別
立漢學名目則恐阻之者轉有所不行矣卓見以
為如何

在漢學之要始于修身[illegible]

豈曰漢學不為世用哉今日之衰頹亦[illegible]由之是亦不識本之論

然故余雖不才亦常以振起漢學為念矣

誠一曰卑論頗關淺人心世道請再潜思慮以極其蘊奥
何氏曰今英米人歎其孔學無弊害而將大翻譯四書
我中土學者徒沸騰其影響者如何
誠曰此事不足為畏
何氏曰大久保為國謀忠矣洵是人臣之模範而思維㓕
絕實可悲傷舊士族本以不便新法故行此大事頃
政府有變通政法之議否
誠一曰大久保之變實是國家之不祥不堪歎息但政
府固執大久保之遺業而確然不動是洵社稷蒼生之
福也

何曰隆盛為人如何 請聞大異論余以為志大才疎致
滅其身征韓之議一敗忽棄官而去不知猶有憂世之念
乎
誠一曰維新之際隆盛與大久保交最深其共謀為尊
王之擧而自征韓議起所見遂為東西大久保忠實剛毅
洵為人臣模範隆盛出範圍之外而無一定之格雖然隆盛
亦一世之雄也
何曰在維新之時岩倉大久保不左右輔翼隆盛而使彼
獨握重權則其果不為大將軍也不可必矣君以為奈
誠一曰隆盛退在山林猶帶大將印則尊王之事想應

不必讓大久保、但共行為、非尋常所測知耳。
何此即變化也、惜哉大久保不急行新法則不必有此議論、今
欲改數百年慣習、雖有力量之人、豈可一時行乎、大
久保一折、此後誰任政府之權。
誠曰、岩倉、伊藤、自餘大臣皆纂成大久保遺蹟而施行
大政也

六月十三日

十六月廿四日、招何張公使、黃沈二氏、勸酒來
會者重野安繹、三浦安、青山延壽、小森澤長政、
誠一曰、諸公想應清適、今日見訪、敝廬殊慰鄙懷、高
軒來留、柴戶生光、多謝多謝。

翁

沈老爺久不相見、今日拜秀眉、心意始安
沈文熒曰、日前得晤芝琿、心甚念念、閣下勤勞公事、想
諸務煩重、所以不常造府、今幸休沐餘閒、得奉塵教、
幸甚幸甚。尊大人前乞先為請安。
黃遵憲曰、園林劇好、今日初來、甚喜、皆想大好、堂
上二尊人想杖履清適。
誠一曰、二老人幸無事、後刻願拜、何星使不知
許否。
黃曰、僕星使未、遵憲輩並請謁二尊人。
誠一曰、西星使大人今日辱來臨、喜心溢胸、極天之

不必讓大久保、但其行為、非尋常所測知也耳。

何曰、此即變化也、惜哉大久保不急行新法、則不必有此議、今

欲改數百年慣習、雖有大力量之人、是豈可一時行乎、大

保一柄、誰執政府之全權

誠曰、岩倉伊藤其他大臣皆算成大久保之遺志而施

行大政也

何曰、諺云、兩虎鬪必傷其一、今兩虎斃死矣、誠可傷也

芳遵憲曰、園林處好、今日如來甚喜、皆想大好堂

上二尊人想杖履請適

誠曰、二老人皆無事、後則願拜何星使、不知

許否、

芳白、保星使來、遵憲輩並請謁二尊人

誠曰、兩星使大人今日辱來臨、喜心溢胸、極天之

願諸君愛之猶我
時惠大教

僕鬱鬱益惱人閣下清福多多座上數名皆館中
者同事況係從來舊友願如愚吾兄惠大教幸甚
何如璋曰蒙愛見招又座中都是雅客殊快人意唯
僕智識短淺恐筆譚不能盡達其意奈何
重野安繹曰何公使大人前日蒙高軒枉過僕適不在家
失奉迎悚懼何堪繼當拜趨奉謝亦以鄙冗遲延至今
不知所謝
黃遵憲曰重野先生多日未相見極以為念比來想大好
重野曰久欠拜候多罪多罪時方向炎暑台候清適不堪
欣慰敝地梅天蒸溽想當苦惱何如

何曰撿岡本君東洋新報得讀重野先生大著從茂淵
懿有經籍之光不愧名家想家中舊作必夥他日仍
當往觀也
重野曰過奬何當但僕燥髮好文辭但才識謭劣且以
生僻陬未出家大方家提論遵家自安自今以往拜趨
門下以宅教示先生幸勿放棄
何曰岡本先生在東京否觀所輯東洋新報亦有心
人也稍暇當造訪之
重野曰岡本名監輔家在椿山故別號椿山椿山地名俗稱目白臺往東京頃遊上總
距此十六七里本地里程近日將歸到僕且致尊意渠亦應欣

喜出望外、
誠一曰、某文成齋弔佐瀨得所文、請大正、
沈曰、雍容靜穆、廟堂之文、而混世之音、安得不令人
佩服、
重野曰、不敢當々々、鄙文當呈之高館、切請先生與黃先
生肆意叱正、切悟提撕、
沈曰、才短識寡、何足當他山之石、公度均此、
黃曰、大作編釀深醇、意味甚深、不啻積稿多、必能
惠一飽讀否、向讀霞關臨幸記等篇、典雅深厚、
蓋駸々乎比曾南豐、其尤佳處、乃似劉子政、佩服々々、至、

重野曰、摘揚太過、非所敢當、愧々死々、
沈曰、先生號蓮炬、按竹簡、諒近日必多大著、天氣漸熱、
諒道履安和、
重野曰、鄙生公私多冗、不與筆硯親暱、加之才疎學膚、時
有著作、亦皆蕪陋不足錄焉、唯供大方青眼、此日翫佐瀨
得所碑文一篇、錄在別紙、敢請先生賜批正、
何曰、近刻有蒲生所著偉人傳、先生見之否、其人如何、
願聞之、
重野曰、蒲生某、僕稔知之、其人頗有慷慨氣象、僕爲
作其傳、即在偉人傳中、蓋已經覽、但其文鄙則未爲

教練若渠上謁乞垂訓誨亦同人之幸也
何曰三浦先生尊府何處今日得接芝儀實爲厚幸
有暇請枉顧敝館一傾雜話
三浦安曰何公使閣下久仰德望今日始接芝眉實爲大
幸敝居在濱町第二街壹號陋巷敢希高過他
日將必詣高館奉教
黃沈曰三浦先生閣下久仰高才幸瞻芝眉歡欣無量
三浦曰兩先生座下久仰德音幸接芝顏歡喜何窮但
僕武人尤疏文字不能筆話願以通辯得欵話幸甚
沈黃曰過謙過謙 僕輩何所知識得親光儀極以爲幸

何曰小森澤兄在海軍省公務忙否聞英國所購之
船已到二号管駕皆貴國人抑英人也
小森沢長政曰三艦航海中駕英人而既到港後我
士官及水兵盡轉乘現今三艦中無一箇英國人
黃曰青山先生前在高齋相見後二三日曾往女師範學
校見長女公子未及通話也
青山延壽曰四五日以前 愚娘歸省亦有此話當校師不語
貴邦人至及君等臨之始傳之於女子輩 以故愚娘等學
書幽覺狠狠云
沈曰久聞杖履寤念殊深辰維道履綏和闔府均吉

○原ニ照スヘシ

青山曰僕以塵事坌集久不知使君閒愧謝之過日見贈
尊畫團扇二女拜賜僕代為聲謝至於畫則嬋妍可愛
比往日所賜墨梅殆似勝之如何

何曰兩位女公子昨到女師範学校見其作畫筆極生秀
真美材也

青山曰頃聞娘子帰省殆知有大使來觀至其畫僕亦不知
為何顔面也書已不工畫亦當拙劣也

又曰僕一両日中欲至公館呈前日見託拙書今日伏聞
大使來富兒宅忽齎至乃呈左右罪輕忽幸甚僕
之書日本風之未至者詩者學坡之暢達亦未熟也

何曰詩已古雅書尤老健寄帰以奉家君不啻拱璧
異日當踵门叩謝也

泥曰公爾度就近人中有書名先生覧之若何

青山曰翁名僕不知之使君若有藏幅願一見之

重野曰敝邦初嚴禁喫菸而今遂不行不知貴邦亦有
禁菸之事否菸或作烟又作莨何字為適當

黄曰此菸三字本西人語中人譯之作此三字有音
而無義至或作蔫作莨又附會而為此其實為
敝國古來所無之物故亦無字敝邦人多作菸字未
知其何如

重野曰頃閱全謝山集有淡巴菰賦云菰出呂宋又云傳自日本而敝邦則相傳得種長崎蓋貴邦商舶齎到也彼此傳說正相反請教示

黄曰淡巴菰實出自呂宋西洋人能鑿鑿言之彼此皆從商船齎來其或先或後則不得而知至云出日本則訛也

重野曰菰之入敝邦在二百年前寛永年間未審其入貴邦在何時也

黄曰淡巴菰之來不過三四百年盛行於明末崇禎時尚懸為厲禁吸者罪至斬 西洋人亦言盛行各國不過三百年

重野曰敝邦禁烟之令始發有黠商權買煙管以驟致富貲知令遂不行也至今其商家猶存

一 青山曰聞大邦人好食蠔油按字書蠔与蠣同此物以蠣為[illegible]否其味果如何

四 沈曰蠔即蠣之別名以為油則用蠔塩醃出其汁而以供調和如醬油之類

二 何曰此物生食好熟食尤佳嶺南香山港所產其味濃厚

三 青山曰敬承如油字不解得此物唯生熟食則無蠔油者耶

[illegible]貴国所産、海苔昆布、敝邦人皆喜食之、鯊魚
翅尤為珍品。
青山曰、貴邦西蜀尤嗜昆布、莫然否、嗜之者愛其味
耶、或別有藥能耶。
黄曰、蜀人者所不知、嶺南人喜食之、以為解熱、毒化疾
滞、味則索然無味也。
又曰、魚翅本為索然無味之物、敝邦人用雞鴨汁調蒸
之、必爛而後佳、蓋借他物之味以為味、敝邦人習尚之殊
不可解也。
重野曰、魚翅得他物成味、可知人亦藉交遊成德、所謂以

友輔德、異邦殊域、握手交歡、見其所未見、聞其所未聞、
洵人生之幸福也。
黄曰、由小物悟入交遊之道、仰大德其所云、僕亦同之、敢謝
寫意斎誌私喜
誠一曰、我舊藩主上杉氏之祖曽從太閤征伐朝鮮、得此張旭一巻、自韓地携帰、爾来珍蔵二百五十年、未知真
偽如何。
沈曰、張顛書得之韓人者、當是真跡、其用筆沈著
蘊蓄、後跋亦清楚、觀其跋、庵跋、知流入三韓亦不久
矣、此墨迹存人間者甚少、得見此墨寶、眼福應不淺

此書一巻係張旭之筆、我舊主上杉氏曾從太閤征伐朝鮮之時、適獲之於彼地帶来、珍藏二百五十餘年、未知果真否

寫意斎誌私喜
誠曰、此張旭書一巻、我舊藩主上杉氏之祖、曽從太閤征伐高麗、得之携帰者、爾来珍蔵二百五十年、未知果真否

誠一曰他一本張旭友人某氏所藏
況張長史書雖云狂草然未有粗浮險跡而可以
謂佳者後得一卷毫無渫靜之致跋書如出一手
蓋市賈所僞為也

謹賦一絕呈坐上諸大人

縱有靈犀一點通舌難傳語意何窮丈情猶寄
深如海滿室德薰君子風　乞正　誠一未定草

奉和宮島先生玉韻乞郢政

東指蓬萊碧海通揮毫雄辯樂無窮高齋
嘯詠皆名士尚今香薰散晚風　沈文熒拜稿

卒筆次韻以博一笑

舌難傳語筆能通筆舌瀾翻意未窮不作佉盧
蟹行字一堂酬唱喜同風　黃遵憲

次韻　何如璋

何須機電訊神通寸管同攄用不窮卷則退藏彌六
合好揚聖教被殊風　近西人有電器名德律風足譯語故以此為戲

何如璋曰尊公高年令德願得一瞻壽星

誠一曰家君今年七十二歲請賜壽言有十友人為家翁祈
壽請書復歷請序此有賜七律一篇

何曰歸寓當作蕪詞以祝

誠曰席上妓輩請諸大方〻名吟
願賜各詠一詩以見贈一名阿濱
一名阿梅一名阿愛

書贈阿濱　何子棧醉墨

好是相逢洛水濱驚鴻翩若見年神果然標格環肥燠
題品由来出主人

書贈阿梅　〃

情濃暮雨臉朝霞信是人間萼緑華我本羅浮山
下客欲扶清夢到梅花

書贈阿愛　〃

國色天香愛牡丹翩然風韻本來難婷〻嫋〻十三女
如意珠宜掌上看

牡

詠阿濱　張魯生戲墨

憶昔尋芳湘水濱明珠鮮佩不勝春偶從仙島蓬
仙子人面桃花一樣新

詠阿梅　〃

記曾點額壽陽粧濃艶羅浮一樣芳聽罷岳陽楼
上笛江城五月正飛觴

詠阿愛　〃

花容玉貌耐人看我亦鍾情割愛難何日貯来金屋

裏錦衾角枕共春寒

東海董八公

金釵環侍席當中綠酒微醺燭影紅我向水濱頻
細問旁人莫笑馬牛風　咏阿須
一曲江城唱落梅當筵共醉酒千杯霓裳縞袂翩
躚舞莫認人間箏笛來　咏阿梅
雙鬟便既値千金最小嬌姫弱不禁醉後欲傾東
海水一齊併入愛河深　咏阿愛

梅史

柳橋
濃斷春色不尋常絶妙金釵十二行玉立亭々纖影
媚就中獨數窈窕娘　阿須
梅顏櫻脣粧飾新小蠻樊素鬪半神就中仙子羅
浮客半醉宮黃粉色勻　阿梅
愛聽流鶯調舌初香含荳蔻十三餘明珠十斛
當時選翠々紅々總不如　阿愛

何曰重野青山兩先生今夕々會如明道先生入妓席
不逃別有風致為戯
我是今生杜牧之華堂親見紫雲時狂言欲乞
君應笑且醉當筵酒一卮
重野曰厭々夜飲不醉無歸

何曰醉言歸醉言舞彼美人兮莫我肯顧
青山曰君諾真然美人必云花物可惡
何曰他日招兄等再為雅會賦之告辭
舊雨不如今雨他鄉即是故鄉且訂三山好會拚
他一醉流觴
○六月七日席上青根後虎宅招何公使與筆談亦樂之
誠一曰先生大邦之君子人今把小盃責余何々
何曰辭大而就小禮也此僕所以敬閣下也
誠一曰辭之不可已如此乎
瘴氣侵人病日瘳半身是冷半身温愧無千里圖南志埋

嘗圖書亦國恩

次原韻　何戲墨

大結芦急小絃繁粧閣周旋語半温茀渇閒感今夕齋
不須在貌也承恩

觀地圖戲題　口

亜美歐加類本同不論南北与西東地球圖小裝成軸萬里
山河掌握中

芸生託兩間求福莫如厚誠篤世所輕實為天人佑嗜之
宮島翁今年壽鍾郝偶植杖遶孫曾捧西羅子婦歧嶷
文武材勵衰居朝右先生伯子仕史館仲子仕海軍省花間跪稱觴光風動

晉圖書希回覆

此策請

何日刻館中印課如何　甫編成新史否
識曰　皇上特命小官編集維新戰亡臣子之
履歷及已成重野成齋編纂先朝紀略
自米船始來江戶及王政維新之時並紀
其顚也今将脱稿

大齋

宮島

○六月二十四沈梅史被寄書并詩

日前在曾氏晤譚甚歡暢、迩来天氣炎暑、諒侍棋康綏、
奉上壽詩一首、乞指教、我為幸、此佈順請
宮島先生撰安、
尊公萬福、府上均好、　沈文熒頓首、

芸生託両間、求福莫如厚、誠篤世所輕、實為天人佑、嗜々
宮島翁、今年壽鍾郝、偶植杖繞孫、習捧西羅子婦、歧嶷
文武材、勗襄居朝右、先生伯子仕史館仲子仕海軍省 花間跪稱觴、光風動

錦繡嗟哉翁何術延年致胡耇澹泊任天真機巧亦何
有淵靜精氣凝慈祥根柢茂至道簡而要邁種能富壽
不信聞莞言請觀宮島蓬萊叟

戊寅五月從何張二星使謁一瓢先生先生今歲七旬矣既
躋大耋備致多福雖僅鐵不能及也莫頌遐齡以侑
壽卮即乞教正是禱　姚江沈文熒拜稿

○六月二十八日黃遵憲見惠書并詩

昨辱訪以事冗未及倒屣迨趨晤而車駕既去為之悵然
堂上壽詩謹既製就鍬草呈覽僕拙於此事深慮不足
塵觀也大著暇日詳之稍遲再能奉繳王曰著熱亦珍重

宮島誠一先生執事六月廿八日黃遵憲頓首

東海翁媼八十餘腰腳強健壯不如子孫羅列多官達開顏
大笑樂只且華堂置酒當清夜明月吐光照瑤臺賓客
駢闐盈車騎一時豪傑紛瓊琚手引金卮跪稱壽銀
燈照耀紅芙蕖君子燕飲懽無極今我彷彿遊華胥蓬
萊方壺果何處此間無乃仙人居群真驂鳳朝天衢錢
鏗退隱在鄉閭乘馬服食同人世間來開戶還著
書年年漸覺容顏少白髮變黑面皺舒槐函自寶養
生論不向商山采芝茹

宮島一瓢先生夫婦年皆八旬余與其子誠一郎交賦此

為壽

後學梅州黃遵憲拜草

誠一與黃氏書

昨日來契濶公私多忙未果過訪請恕々前日惠贈壽詩蒲柳殊玉一誦卿此意喜氣溢于眉端謹拜其賜頃呈白綃請書惜腕力弱紙一束美濃々産聊弊悍一絫學所拙著有暇賜批評餘附拜晤氣候不順為文保重黃遵憲先生 八月十七日

與沈氏書

昨日來久疎請想貴體清適欣賀[illegible]拙著經評砂礫也玉案足先生之賜自論自慰以消長夏之悶也

黃遵憲有書

高軒兩度過訪皆不及塞覆趨迎歉然此心壽詩遵命上呈惟詩俚字劣不足博堂上之采悚惕々々不鄙不遠暇當走謁

栗香先生文几

遵憲拜

曾被惠壽詩酬當呈短牋乞揮毫此紙一束美濃之産謹供日用餘付拜晤為文自玉

沈梅史詞宗 八月十七日

與何如璋張斯桂書

謹啓殘暑猶熾台體安泰奉賀々々前日拙著賜評謹謝此紙美濃之産進呈請納前日特煩老父壽言公事有暇則賤諾是祈餘付趨拜

何張二公使 八月十七日

○一瓢翁者 寶島大史之尊人 耄耋齊眉 孫兒繞膝 洵海東小福人也 戊寅九月下浣 嶺南何如障拜稿

鶴髮黝梨望藹然 五雲深處拜神仙 杖輿野服遊花徑 萊綵宮袍出木天 澹泊自甘顏子樂 養頤應得老耕年 兒孫羅列環南極 只在青邱紫氣邊

七月二日訪清公使

何如璋曰雖中課程須當酷暑聞貴國舊若例給假五十天從何日始君居時仍到館抑過五十日後方到館

誠曰以七月十一日為始給暇初其間六旬君若互便宜來館

本年七月十日為休暇舊曆六七月也

何曰此例是貴國舊日通行者還是維新後方有此例

誠曰小官照列朝班在維新之二年中當時百事紛擾無此例六年夏始再議定此例

黃曰此月放燈於何日止

誠曰定是十五日間於燃水止

黃曰重野氏作大久保碑成否

誠曰日編纂大久保碑歷先作小傳然後成碑文

細纂維新前之功勞

黃曰川田甕江作木戶參議碑聞其巳成否

誠曰不遑過問須屬其幕府其嚴

黃曰有板垣退助者亦維新功臣聞已退居其為人何如

誠一曰明治七八年之際僕與板垣交最親密且共謀

國事甚為人忠實慷慨且有軍功今所見與政府必異議

黃曰其與政府異議者如何

誠一曰板垣謂維新之初

天子下詔曰萬機決於公論以施政治今日政府所見全國士民智識未開參與政務當專朝廷先立國是以施政治是政府議所以與板垣異議

黃曰然其為人忠實則大可兼收而並用也雖偶與政府不合亦必有可補偏救弊者朝廷用人不必專以一挫

誠一曰誠然

沈曰無為權者必受其弊此公之謂矣

黄曰是人近在何處又何所作為

誠曰現在土佐國高知縣結社名曰立志社社想是為擴張民權之說

黄曰士大夫退居最以理亂不知黜陟不聞為宜自立一社往往多事明季士大夫喜立社其弊至於亂國可鑒也

誠曰僕所見亦有略同者是所以憂板垣也

黄曰若如此則憂板垣者豈第先生一人

誠一曰然雖然板垣之曾在官鮮武士之常職以廣濟廣民之文武解諸藩之兵併以歸其權于朝廷廢佩刀以定海陸軍之兵制廢藩置縣之事板垣之力居多矣

黄曰其所為皆是廢刀則不然若今所云近墨人自由之說大邦二千餘年一姓相承為君主之國是豈可行

誠一曰獨裁君主即敝國天子之国有崇尊帝室乃國民固有之良習此是萬世不易之國體前所說政體之變通決不害於皇統一姓自中古王政衰政權歸于武家七百餘年之際篡奪無止 天子擁虛器而全國士民之

然亦有護國之職者，但有武士，而其數亦不甚多，自餘平民豈復愛國家哉。是故更革兵制，以發兵賦以董其任，而後始可以得立東洋，傳帝系於萬々世也。樂諭異乎尋常之人說，請君勿疑。

氣風彌昇彌啟，今日宇内一變，敝邦維新之秋也。今既與萬國對立，固宜謀富強，然而國内僅有限武士有護國之職，而別許多數千萬人民則漠不知憂國家。是故更革兵制以廢武士，廣徵兵賦以董國民之負擔，而後始獨立于東洋，傳帝系於萬々世。昭々乎吾不疑。此論固異于異人自由之說。請君勿疑

黃氏曰：是事萬々不可求急效，當先多設學校以教之，後定取士之法以用之，則平民之智識漸開而權亦暨伸矣。

誠一曰：現今論議紛々，紛到設學校造士，如貴說。

黃氏曰：若以素日不學無術之人，遽煽動自由之說，加之大國武風俠氣漸染日久，其不為亂者幾希。故僕私謂教士取士為今日莫急之務，如鐵道等其次焉者也。

誠一曰：貴國今尚西法，言利與民權，皆致亂之道也。人皆爭利，不奪不饜。民苟有權，於君何有。

何如璋曰：貴國維新之治已過十年，上下之際議論不一，情意不通矣。宜亟定取士之法，不妨多分科目，以收羅通國之英俊，則彼為平民者知進身有階，氣憤自平。此制與倡民權自由之說者，有其利而無其

沈曰、教士之法須使知忠義大節則尊君愛上風俗歸厚若教之以趍利求利之法而不知大義則作亂者多矣

弊次第行之國本始固否則上下不一心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卓見以爲然矣

誠一曰取士任官之法願聞其法

何曰欲取士由教士始教士由學校始学校教士須立章程其道理則不外孔孟忠君親上仁義道德之說鄙說小子初入學須令其讀四書就師講之粗解其義稍長則視其材質所近如文章詞賦天文算法凡西洋機器百般之類分科造就其業有成者聚而考校之擇其尤者授之以職事由小而大其奮勉者升之不稱者黜之考而不及格者使之再學定期再試不赴之考

沈曰知義而知兵則有益於國知兵而不知義則有害於國孔孟之道亦不去兵堯舜之世亦不廢兵不過有本末輕重不同耳

者亦聽之考須有時每縣約取人數亦須有定額其中節目繁多有因地制宜者非一言可盡也再刻下人情有紛擾不定者又曰鄙意宜特令各縣官擇其才異者先授以官亦收拾人心之一法否則各有所私徒滋人言非弭亂之道也經久之計則須定造士任官之法始行之無弊也高見以爲然矣

何曰須聞歐美有所謂貧富貴賤一致之教入其會者不論何國人皆同志同心此將來該各大亂之道也不出三五十年矣

此時公使猶使通官曰若此事錄不如所言則今版只使無眼云云

誠一曰貴國進士及第之法可得聞矣

沈曰、一縣所擧曰秀才、一省所擧曰擧人、合十八省而考取曰進士、進士在殿內、皇帝親試之、其所取第一人曰狀元、及第、第二人曰榜眼、第三人曰探花、皆賜同及第、

○七月十日芝山公使署有書

江村銷夏、登眺頗宜、十三日午後四時 陽曆七月十二日 奉邀駕臨、向島千秋樓、植半屋 盃酒一敍、勿卻爲幸、此啓、

粟香詞宗閣下

何如璋
張斯桂 頓首

○七月十三日筆話 訪沈梅史

沈曰、明日向島千秋樓之會、務望駕臨、本欲於館內設席、但地窄、又憊人不能治晝郛之肴、故借向島酒樓治具、便賞鷗燈

也

誠一曰敬領命明日會飲何人

○誠一曰拙著若干卷皆係少時所作請改之

沈文熒曰第陋劣寡學何敢輕改宮島老先生之詩

誠一曰況君何謙遜願得君與張副使之批評有時又將壽梓以傳之子孫耳

沈文熒曰當代呈何張二公使評閱佳處第亦必附管見不至為一辭莫贊之游夏也

○黃遵憲有書云久未見此心耿然前得華簡並賜美濃紙拜受謹謝僕日來患痔不便攜几大著是以閣置未閱日來稍愈捧讀數過如陳琳能愈頭風大暑中更如服清涼散也此卷不如下卷之佳竊謂以加刪訂亦可出而壽世僕於此道本屬茫然昏愚之故謬加評點言恕之恕何公使評並以寄閱近日頗忙若欲索序俟之可乎心緒甚勞稍暇當走高齋作半日譚一破積悶此上宮島先生文几光緒四年七月二十六日黃遵憲頓首

○沈文熒見贈書二通

栗香先生閣下一昨得手教承垂愛眷々銘感所賜陵鞾潔白光瑩實是佳品愧無茂先博物志副此珍貺壽詩有絹當即書也此復順請侍安不具　沈文熒頓首

伻來接奉手教並絹本二軸當爲遵教轉呈張公使及黃大令也此復順頌栗香先生近安　沈文熒頓首即泐

八月九日黃遵憲沈文熒廖錫恩來訪

自午後二時及四時始散筆談如左

○黃遵憲沈文熒廖錫恩見訪

黃遵憲曰久不見想道體佳勝僕月來患痔今既愈然人為之消瘦酷暑不得出門今稍涼故偕二公過訪也

誠曰過日得接華翰知仁兄患痔又訪高館不得相晤頗勞心

沈曰前患臨值炎暑未得晉叙別後不得相晤頗勞也甚念々今日往麻布町看基地至則其地買於他人業涼爽奉訪得晤幸甚近因在館之馬車夫酗飲欲換一人不知有樸實謹慎者否近欲造公署約用地三四千坪不知有相宜而價廉者否價能每坪半圓甚妙

誠曰公署地何方為便宜

沈曰能遠近適中更好然亦不拘

誠曰城市中之地高低孰為好

洮曰太高則遇雨入力車上下不便低者能不積水亦佳

寥樞仙曰久欲趨謁無緣得達今日始從洮黃二子登堂

以仰渴想望不我棄飽聆大教幸幸

誠寥翁初被訪邀舍多謝謝過日於汽車中忽忽一晤

未嘗相到横濱否

寥曰日昨在汽車遇閣下李文卿三人半道分馳忽忽一晤

深愧言語不達又無管城子以為通事殊不能釋然於

懷僕到横濱晩即出署閣下喬梓何往幾時始返望

詳示之以釋積悃

誠一曰僕携三兒到池上本门寺納涼有詩書乞正

杖鞋來叩古禅関樹影蟬聲白日閑自有吟心塵不染借

房深處坐看山 八月廿日作

依韻奉和請即有正　　錫恩

不是校書寄權関一年幾日得身閑羨君擺脫名韁

外車上相逢亦説山

誠一曰席上即吟有此高和而出諸亦城先生深慙比

道他日必當奉教

黄遵憲曰大著高絶僕於此道未窺門戸李意吾言柔怨

辛怨

誠一曰拙稿經評定始覺章章頓醒然邦人詩未能知
音節格律則素不免暗中摸索自今以後就高門
受教猶自窮淵奧乎

黃遵憲曰足下七古似稍遜一籌揣足下未及多讀耳如子才
力何患不成家僕當從舊所知以相告僕亦暗中摸索者未敢為是
也

沈文熒曰古詩長者須有精神方能不散否則淺薄矣觀閣下大
稿氣旺力足當能辦此也

誠一曰僕果不多讀故識見淺薄若作長篇則師何家
可讀歷代史書則不能保守

黃曰學某家則多讀某家至於歷代書籍多讀則氣味
自古才力自富于詩若相關若不相關足下此刻學古詩且多
讀李杜蘇三家三家喜誰氏

誠一曰僕喜杜千部而未窺其域耳

黃曰喜杜詩最妙

沈曰不必全讀他日弟為君選出讀之可也

誠一曰漢魏六朝詩有何集

沈曰僕當送一書來借君讀之

拙集擬刊敢請云大
序

沈氏有書曰承手教藉稔
丞尊稿已閱訖奉繳惟敘
文且俟興佳屬草以閣下所屬
不敢草草之也此復請
吾兄台仁兄大人吟安弟溎頓首
公度均此請安

沈曰他人競作新聲如陶瓈器具必不耐久閣下詩金相玉質
可為傳世之寶前之推重以此非虛譽也此詩何不將園出著
抄一編付梓

廖錫恩曰僕於沈黃二子案上得觀大作幽情逸韻愛玩
不釋惜事忙時逼未及卒讀望梓成速賜一部為禱

誠一曰僕刊拙著時黃沈二先生願賜大序敢請

二氏曰敘諾敘之且俟興佳屬草以閣下所屬不敢草草也

黃遵憲曰聞青山李卿游日光山墜馬傷背今尚未歸
是否

誠一曰頃聞昨歸家而未愈

黃曰前聞其二女公子亦往山中視其父疾其長女通漢
學青山蓋相依為命者然少者亦甚佳也

誠一曰青山頗富女子子能解文學且得兄等之讚譽
頗增聲價

黄曰僕欲於東京娶一閨中女為妻足下能為我作蹇
脩乎
誠一曰僕昨夜遊(登)新橋酒樓有一少妓名竹着頰說公
度之事想出蓮情何必要我及娶閨中女
公度曰曾書一團扇貽之新橋尚有一小萬年二十許有

兄尊府自有正夫人
貞靜以候兄歸兄
今於殊域娶妻夫人
其謂居何也止之止之

名士學正僕亦喜之然僕欲娶為妾不欲藝者良家
子皆嫁外國人為妻否
誠一曰良家子素不許外國人婚嫁是兄等期滿帰国
國欲擲妻或携帰未可知
黄曰携乃帰
誠一曰兄之鄉国有正夫人貞靜守孤燈兄今於殊
域娶妾正夫人必當自見為薄情男子止々止々
梅史曰公度至貴邦如周穆西征曰赤烏氏美人之所出也
寶玉之所在也必欲娶一美而後心安
度曰黄君夫人亦是能逮下而無嫉妒者可以出結

誠曰：小島亦頗解人情，昨々來訪先生，他日欲呼小島小竹
以指兄壽牘，今日之責，□歉能東吾，一笑　兄事
泥曰：閣下見指為赴老也

○十月十九日筆話　訪芝月界院是何璋　皆雨

何如璋曰：永田町房地頗高，唯微嫌平地稍欠，然論關繫于
家無逾此者，頃承貴外務省厚意見讓，擬月內遷至該
處，嗣與足下往還更便矣
誠一曰：頃聞公館定，不堪欣賀，館地高爽，多不見比，且
與敝邸接近，而往來信便矣，副島近頃請閣下並其詩
殊
稱有之年

何曰：數日前副島先生枉顧，並以大著見示，集中之作，誠
高華，先直逼古大名家，洵一時之傑也，下午本擬到
其家一譚，如有興同去如何
誠一曰：當尊命
何曰：近日自有竹橋之變，紙幣價陡落，市上情形
殊不佳，有良法以救之否

○十一月二日

誠一曰：良久不相見，冬天朗晴，漸覺微寒，想起居安好，前
所賜之壽詩大妙，家君大喜，頃者公館定地形頗
好，他頓之々，敝邸距此不遠，往還尤便

張斯桂曰久別思見益覺歡欣尊翁起居諒多佳暢容
日後再當遥訪未知尊府近在何處第等于路途不熟殊
多未便
誠曰敝舍距高館纔五六丁同屬糀町　閣下飯後若撤
時來我宅如遊園林甚好
張曰然則近在咫尺甚妙無比但須待我房子修好才
能造府耳
誠曰先生曾同何公往觀當時席上有吾吟能記之
乎
張曰前者過訪並叩酒饌常銘肺腑至於詩章多不記
憶蓋緣年老健忘之故老不如人可勝浩歎諸為諒之
誠一曰但貴館遠市街需用應不如意
沉曰買食物不甚便然去囂市遠亦一得也
誠一曰君子貴恬淡此館在高處起居頗安且地靜
靜而後安僕亦願親密
沉曰陶詩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今與先生相近
則亦千萬買隣之意也日來頗忙稍遲至府拜謝惠存
誠一曰過日先生觀横須賀造船所不知感懷若
張曰船造局極好甚地勢亦好如遇有軍事該處
頗可守

小春天氣乍驚寒新蝎居興未闌燕賀迎來今舊
雨筆談差勝呑翻瀾
我不能詩待捉刀風霜筆下聽呼號談到黄昏
携酒肴上弦月色中輪高
恭和官島大兄席韻　魯生氏戲筆

〇十二月一日筆談　訪何公使筆談

誠一曰近日廣西叛將李楊材之亂有官報否
何如璋曰現敗安南東京近傍府城騒騒有進取之勢李
氏初為髮賊當時官軍招降之為武官者近頃抱
不平遂擲家貲嘯集不逞以謀叛逆書其太旨告知
廣東鎮撫曰安南我祖先所居將何代所掠奪今將
恢復之為安南王以服事清皇卿等勿妨云云可一笑安南
王乞援兵朝廷遣廣西黄八黒二旗軍團救之而應撲
滅此等之事我朝廷不以為勞
誠一曰廣西廣東常備兵其員數有幾許
何曰一省大抵五萬合兩廣不過十萬
誠一曰此賊勦滅應不在遠西疆之亂如何想應朝
廷苦惱
何曰今已破喀匪左元帥儒帥六萬之兵以屯戍邊境
聞此地與俄國邊界交錯之處當有理論明白之處分
朝廷今方為此需要派遣欽差大臣于俄國其人姓崇

名厚

誠曰前途西細亞之大勢如何

何曰熟察亞洲大勢前途之為大害者非英非獨非澳

唯一俄國也俄國真是虎狼俄國作禍其發端在朝

鮮朝鮮一蹉跌中土甚危中土危則貴國最危不

可不注意也

誠曰朝鮮有情近頃如何

何曰固守舊法不好通商事我中土誠極謹恪但力不足

誠一曰今朝鮮不好通商其勢甚固陋為貴邦與敵國

此論極明確

誠曰防禦俄人一干城也

何曰不然防禦俄人之策却在勸彼使為通商勸通商

以英佛人為之為上策今英佛人入朝鮮通商俄人必拮抗

使英佛人牽制俄人則中東之禍患少遲故曰亞細亞之

安危在朝鮮朝鮮安則亞洲全局大勢一變誠可寒心

今俄國新手土勝之非惟英懼之德亦懼之伯林會議則

英德通策平均俄之勢也俄已所得不足償其所失可

得不發洩其不平之氣比般阿弗汗之戰亦非其兆乎

今英人雖伺阿弗汗戰難保其不敗英若敗則歐洲

失其平均俄國跋扈之勢方駸駸然壓亞細亞全洲

何曰不然防俄之策却在勸彼使為通商其勸
通商宜以英佛為之今英佛通商而入朝鮮
俄必與之拮抗英佛協力牽制於俄則
中東之禍庶得少遲故曰亞州安危在朝鮮
朝鮮一跌則亞州大勢忽而變誠可寒心
也今俄國新勝土耳其英懼之德亦實懼之
而知伯林之會英獨通策以均俄之力也俄之所得
既不足償其所失則不得不發憤於外此般亞弗汗
之戰無乃非其兆乎今英雖開亞弗汗之戰其右
固不能保其不敗如英而敗則歐洲之大局與立失乎
固非待智者而知也俄既無內顧之患於是乎
全州之力縱強暴之勢駸駸轉方以迫吾東
也必矣此事決不出十年之外及今之時精練軍
艦甲兵以待他日之變也 其備可及也

何曰不然防俄之策却在勸彼使為通商其勸
通商宜以英佛為之何也英佛為通商而入朝鮮
俄必與之拮抗若使英佛牽制俄則中東之禍庶
得少遲故曰亞洲安危在朝鮮之一跌則亞洲
之勢忽變誠可寒心今俄國新勝土耳其唯英
懼之德亦實懼之可知伯林之會英德通策以
均俄之力也俄之所得既不足償其所失則不得不
發憤於外此般亞弗汗之戰無乃非其兆乎今
英開亞弗汗之戰其力固難保不敗如英而敗則歐洲
大局立失乎均俄於是乎縱強暴之勢駸駸然轉
方以迫吾洲俄必也必矣此事決不出十年
及今之時精練軍艦甲兵以待他日之變備可
及也

先生福州之敗其亦天乎惜矣哉

全洲陷危地也必矣此事決不出十年[illegible]及今之時精練軍艦甲兵可謀富強以備他日之變也

誠一曰今假使亞細亞陷危地其施設方法應當何

何曰無他隣國相接唇齒相持各執其君竭忠盡誠盡人事以待天命而已其成亦天也不成亦天也

誠一曰誠如言

何曰英國目下甚懼俄與我中土親睦實有傷此亦保其平均之兆也今時[redacted]東相[illegible]猶[illegible]英佛相合而成[illegible]歐洲然[illegible]英佛相不離而[illegible]國尚失威[illegible]國相隣者可不[redacted]慎乎[illegible]若能[illegible]東相合為一[redacted]

何曰聞近來泰西各國商務日敗貴國此時幾習商務似不及時計不如勸民務農此根本之至計也

誠一曰請聞商務日敗之說

何曰即據一端言之如通地球之人食茶葉用洋布用蠶絲每人日用若干大約有定額今各國競用機器織布布愈多則銷不去而價賤商敗矣茶絲二品則各處競相彷傚所出日多又貴國改制衣服制少用絲物故年來絲價日賤而商亦敗其餘百貨大抵西貨大抵如此以機器制衣造愈多則銷售不去價自賤賤則商敗確然不易之理

何如璋曰峩賊之源頗為久遠先年髮匪逃竄安南〻〻政府借佛國兵討之掃賊并所擘今復蜂起蓋李賊因煽動其餘焰李氏昔所帥兵卒三四百人今稱五萬殊可疑想必與安南匪黨合加我廣東省距安南大約五六百里且以數百里大山周環南疆為懸隔決不罹此禍

又曰安南王獨立但如服制文章與中土同俗清商在彼地大抵十萬人在暹羅者二三十萬人在緬者數萬人三國皆自立不受他制唯但十年一回納貢物于本朝清商每年出取南洋諸島貨財者不下百萬人

又曰頃與外務卿談琉球之事外務卿未有答中東素不可不唇齒相依但此球在中東之間頗好若誤落外人之手恐為東洋禍根宜有處置之法如何

誠一曰拜嘗貴饌食味頗佳頗適吾舌

何如璋曰此是日用便飯無可下箸者以君雅相知厚故率爾邀遲乃君之適口慙愧之至頃着人約副島君定是某館一飯俟其回信當相訂屬庖人小心治具以奉大賢勿卻為幸

何公使有書 十二月日

昨日猥蒙枉顧筆譚移晷所以惠我者良多閣下能華食徃館庖人治具萬容中華之凡百不備請閣下於明日午前 過我一敘共圍紅爐傾酒作海東消寒

寿懐之詩
可尋ニ書之ヘシ

此段
完善

會也此致
宮島先生閣下、何如璋頓首 十二月九日

十二月三日
公使館招飲副島与我 極饗應畢 閑談及晩辞去
副島以近作長篇贈公使

○

沈文熒曰久欲奉訪忙冗遂遲 寿詩已書就并懐君一詩呈繳之
尊老大人前代請安福
誠一曰老父寿詩大書殊好 永以為家寶 寄懐尊作 商遠高
淡多々謝々

廖錫恩云前日命作 尊大人寿詩 寫在𥿄成冊 恢弟柳別後繕寫
乎請 知示
誠一曰此一巻現在副島宅 未繕寫本 他日呈之 重裝冊 恢以乞大作 幸賜
寿言
廖云昨曾作一詩 贈副島翁 錄呈尊覧
泱々扶桑國 如公有幾人 来盟曾建節 學道舊傳新 望繫
蒼生重 誠求赤子真 東山應再起 翹企及西隣
誠一曰今日尉下有酒無肴 一酌猶可防寒 恨無下物以供
沈曰少飲甚佳 何必治饌

誠一曰、過日同副島於華館被供華饌、拜謝、
黄曰、足下能喜食吾國饌、他日、亦當再卜約副島先生同來一飲、新居几案未備、既購之廣東、未來、此刻未能肅客也、
誠一曰、副島亦大喜華食、曰如遊貴邦、
黄曰、吾國之饌、不能咄嗟為之、豕雞鵞鴨及一切海錯、皆以水火調齊、使其真味遠出、或烹或飪或炙或燔、大抵皆由醞釀而出、故味厚而醲、若求急效而貪近功、是為不知味者、先宜求雞鴨美材、以養其根本、次則問烹飪之法、以別其體裁、次則調水火之功、以善其製造、三者失一不可、尤在根本、根本不立、則絶無獻裁、雖有善庖、亦不能製造也、
誠一曰、作屋所以養身、作食亦所以養獻、貴邦之治饌、猶工匠擇材、庖人匠人同是一事、至言至言、
沈曰、水火之齊、其後先、有使其配合有宜、如治國然、別材因時、故負鼎者可為阿衡、此事正不易易也、
黄曰、僕往友人家、每設酒醪而惠餡、敝廬者乃不能具一酒饌、亦以咄嗟立辨之難也、苟貪立辨之名、而免強為之、卒不可以食、既勞民又傷財、究何益哉、蓋各國自有規模、不能以中人所食之饌遽學日本之法也、

誠曰今日有酒無者唯一酌可防寒否
黄曰小飲甚佳何必治饌

黄曰天晚謝、
誠曰請一酒以防寒

誠一曰。敝国食味太淡泊。無足食者。但恒人能咄嗟立辦。
今衛兄高手。數始知貴邦之饌能適口而濃厚養體。
見慰人善心。

沈曰。鄰居咫尺。過從頗易。但踏雪訪君。不必如剡溪紆棹也。

誠一曰。君居芝山麓。相見自霞閣移居以来。却是契闊。猶如
春門内是天涯之句。自今雪朝月夕。頻々往来。以暢襟
懷。於我之益不少矣。

沈曰。定當踐約。以領嘉誨。

廖曰。雪朝月夕。恐君與金屋阿嬌携手遨遊。互相歌嘯。我輩
如遊方道士。叩門寧不討厭乎。一笑。

日之夕矣。當歸晚飧。且有一客在館。相待同食。敢辭。

誠一曰、雨来不拜豐眉、寒氣日加、老體堅強、欣頌之之、令

日枉駕、且賜壽詩、大作代先父叢謝、永為傳家之寶、

張斯桂曰、許久不晤、特来拜候、稍慰渴念、祝壽俚句不雅、

書法又劣、不足供大雅之一粲、幸哂納之可也、堂上壽星諒

必康泰、祈代請安、

誠一曰、老父健飯、每日遊步、及暮歸宅、稚子笑迎、欣之

晚酌是為常例、今日乃出门未歸、請安意、

壽宮島一瓢老人

四明張斯桂

絳縣籌添七十齡、書傳詩道舊门庭、東瀛自昔稱仙

島、南極由来耀壽星、魯國今甚歌燕喜、班家有子

續麟經、我今建節扶桑地、伏舉兕觥酌緑醽、

王曰前月駕過敝館思促未得暢敘後因倥傯有疎走謁
殊歉今日特來幸得把晤并謝昔日枉顧之勞近日以何時

○十二月　張斯桂王漆園被訪筆話

進貴署何時回府
誠一曰若意懇篤不堪拜謝僕公退每三時請緩緩話
張曰逐日時光短促公餘退食已將日夕想閣下亦少餘閒耳
況屆歲暮諸務增繁未免分減詩興也不審曾有佳吟否
誠一曰如諭今屬歲晚公私多事俗冗無一快適之事
請情達老大人想應佳興多多頃遊瀧野川觀楓
作乞正拙作略之
謹和原韻請教正　張魯生拜
楓葉經霜醉夕曛酡顏中酒兩難分問携一管循熙筆
點染丹鉛寫絳雲

衆香兄示以王子村観楓詩卽步原韻　王治本拜

飛鳥山前日巳曛，隔川秋色自平分，霜華染就楓林景，疑是枝頭畢絳雲。

誠曰，席上咄嗟吐珠，何肆[詩]才筆，我輩終日沈吟未成章[竟]。

慚愧慚愧，晩寒，献[甚]野酒請酌。

張曰，好。好。此兩樹是椿花否。

誠曰，敝邦称之曰山茶花。

張曰，此處買椿花大者，其價值幾何。

誠曰，庭前茶花值二圓許，至其大者想是四五圓。

又曰，老爺長瓜幾[經]幾年。如此。

張曰一年半至兩年

張斯桂云，豆腐之好，全在于柔，柔則佳，不柔則佳[不]，吾儕所買，都是硬，頗不喜，欲得此嫩而柔軟者，不知何處購買之，乞示其処。

誠一曰、他日購買應贈其時且示其店如、今日思華具酒
饌無足食者、貴邦食頗濃厚、寒天最可喜、敝邦食物
淡白無味慚愧〻〻
張曰、淡薄濃厚、各有好處、我邦遇冷則尚厚、逢暑則尚薄
此常情也、猶有人專喜淡薄者、又有人專喜素食、一遇葷腥
即大嘔吐者、總〻各從其便而已、

張曰、今日草率甚罪、

夫華云和　張魯生草

詩酒聯歡賓主情、星槎一載駐東瀛、兩家本是同文
國、變古如何字蟹行、

誠一曰、魯生翁頗善英語、亦必可善解蟹行、思卒和、
世態風雲日夜移、英雄立志貴乘時、從今須學蟹
行字、何恤人言憂變夷、　誠一未定草

魯生曰、疾而尤妙、但恐蟹行字君未能讀得了〻
誠一曰、僕知貴邦文士始于漆園、
漆園曰、滋擾酒饌謝〻、馬車在門云〻、即告辭、容十四夕時五六

到府再敘或約沈梅翁同來

二十五葉

E-30